

苏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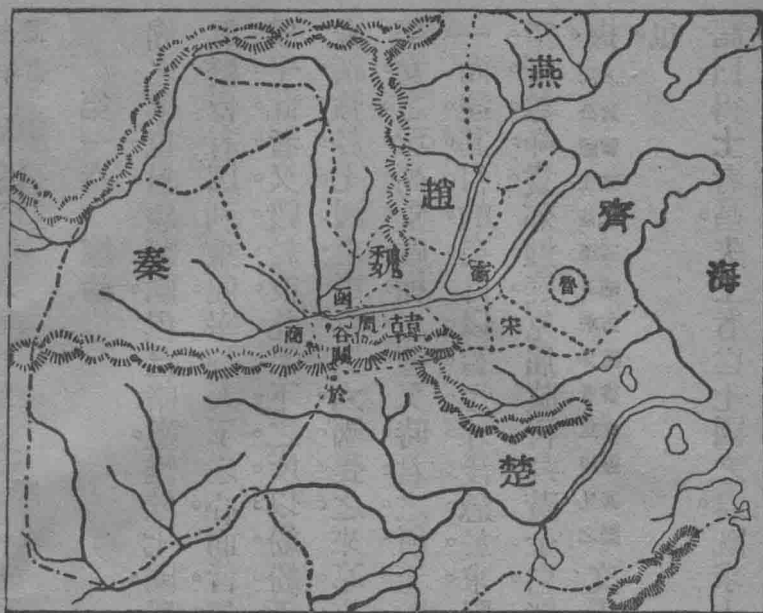
少年叢書  
蘇秦

第一章 總論

周之季也。封建諸國。俱已略盡。惟餘七國。所謂七雄者也。地博而勢強。兵多而氣驕。皆有因利乘便。宰割天下之心。而皆無政策。無定見。得于東者。旋失于西。成于此者。又毀於彼。此天下之所以紛紛不定也。

夫稱強於七國之中者。則六國畏之。來享來王。至榮也。作威作福。至樂也。珠玉美女之玩。高堂廣榭之適。又時君之所至願也。於是七雄之君。各思徼倖於萬一。而達其目的矣。自以智短才淺。急於求賢。草澤下士。一言投契。萬乘之主。不惜紆尊降貴。郊迎庭見。屈膝再拜。黃金白璧。美人車馬。恣其所欲。雖周公之吐握。周公禮士甚至有求見者立即見之文王之養老。伯夷太公以文王不能過方食讐立吐其哺方備讐立握其髮也。

語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七國之君。既求士矣。且重用之矣。此於理宜昌。然而



詭得詭失。苟且圖存。甚則破國亡家。并不能保其社稷。所謂富國強兵者。卒未覩其明效。是又何也。吾蓋反覆思之。而知其故矣。

戰國之君。非真有禮賢之精意。而能虛己以從也。故孟子不用於齊梁。荀卿以蘭陵令終。而屈原至於自沉。使果好賢。則何至於此哉。彼之所好。在於關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求逞其大欲。揣摹之士。知其然也。乃託富國強兵之策。以投其所好。於主德之得失。絕不敢

措一辭。復賁緣。左右巧爲蒙蔽。苟求利祿。彼多欲。自侈之主。墮其術中。尙不覺悟。以爲吾誠得士矣。富強之效。不難致矣。此孟子所謂緣木求魚者也。

吾讀史。知一種時勢。自有一種人才。應時勢之要求。蘊釀而出。以應其變。戰國之時。於地理則易統一。而爲割據。於用人則易世家。而爲布衣。於學說則尙功利。而輕道義。其合於長治久安之道。與否。姑置勿論。而旣成此特殊之時局。則必有特殊之治法。以維持之。運會所趨。遂生出一種之人才。而影響於時局。時則至尊者莫如君主。至貴者莫如武人。顧武人君主。雖尊貴。猶如無汽之機械耳。而爲之汽力者。則惟當時之所謂策士。朝秦暮楚之流。紛紛者何限。雖孟子之所羞稱。然皆造時勢之英雄。未可等閒視之者也。

戰國之世。大勢在秦。六國之君相。倉皇應付。無不失敗。久之。而合縱。

古作從

連橫。

衡古作

之新名詞。出焉。所謂合縱。言六國聯盟。以拒秦。所謂連橫。言秦聯五國。以擊一縱之利。在六國。橫之利。在秦。一利一害。針鋒相對。彼此對待之政策。至是。

始明而造成之者蘇秦也。

批評

太史公曰：「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又曰：「張儀之行爲甚於蘇秦，此兩人眞傾危之士。」由此觀之，蘇秦之爲人，其可知矣。然其人於歷史上，關係非小。少年叢書中，豈可少此人物。

太史公以蘇秦之政策，偏於傾危，而深惡之。然擾攘之中，事勢萬變，蹈常襲故，亦非救時之才。譬如行舟於險灘之中，非巧爲迎距，則必有沉溺之患矣。

大約古人每有短處，後人學古，但學其長，勿學其短，則遂無不可學之人。

第二章 家世及教育

蘇秦號爲策士，夫策士亦儒生業也。古者重世業，故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而蘇秦固非士人之子。一旦爲儒生之業，奮跡青雲，成左右一世之人物。

宜其艱難困苦倍於尋常百世之後聞其風者猶爲之興起也

蘇秦東周雒陽軒里人也

洛今河南  
陽縣

兄弟五人秦最少故字曰季子兄曰代曰厲

曰辟鵠自蘇秦得志代厲皆受其學亦以遊說著於時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一以爲務者謂之本業蘇秦獨否負笈出門從師訪友以此耗其家資而已亦時遭困阨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曰「今子釋本業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

周天子境內陽城之地

登今河南  
封縣

有谷焉山深林密人跡罕至世因名之曰鬼谷

亦名  
歸谷

中有隱士不知其名

或云晉人王  
栩與墨子友

以其居於鬼谷也皆稱謂鬼谷子云鬼

谷子之胸中無所不知尤熟於七國之大勢自創一種學說曰縱橫之學蓋其身雖隱其心則未嘗忘天下也羅致英才傳其所學使成將相之資又著書十四篇

書名鬼谷子  
今存十二篇

旋乾轉坤之人才合縱連橫之局勢已於空山風雨寂然不動之中蘊釀成矣其門弟子中以口辨著者則周人蘇秦魏人張儀也

蘇秦之學成而歸也。正當衛鞅用秦之時。秦之爲國。僻處西陲。東出而爭霸於中原。則趙拊其背。韓掣其肘。魏扼其吭。西西南北三面。又山嶺崎嶇。蠻夷逼處。實無霸業之可圖。孝公之世。任用衛鞅。先整內治。以樹富強之基。旣已成功。謀傾其勢力於東方。則梗於三晉。韓趙魏本晉國。故又稱三晉。而魏尤逼近。蓋秦之有魏。如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卽秦并魏。勢不兩立者也。以國勢論。魏之不如秦也。遠甚於是。魏始危矣。

夫首謀弱魏。以次蠶食各國。而遂統一之願者。此秦人之素志也。彼楚齊燕趙韓之五國者。旣非盡聾瞽。豈不知唇亡齒寒之理。合力以存魏。如昔年英法共保土耳其。基以抗強俄之故事。乃竟不然。

周顯王二十八年。齊伐魏。破魏師於武陵。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二十九年。秦

人乘魏人新敗。使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乃獻河西地於秦。以

和。因去安邑。

故城在今山西夏縣西南三十里。遺址尙存。

徙都大梁。

今河南祥符縣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衛舟車之所。漢集

是年齊趙又伐之。三十年秦又伐魏。虜其將魏錯。魏本非強國。連年喪敗。魏勢益弱。而秦勢日張。

於斯時也。蘇秦適去。寂寞之山林而入。紛紜之世界。既知天下之大勢如此。乃定其入世之方。而戰國之風雲起矣。

### 批評

鬼谷子。蓋六國時之有心人也。相傳齊人孫臏。魏人龐涓。亦其弟子。則又以縱橫家而兼兵家矣。今江湖賣卦者流。皆託其術於鬼谷。懸像以爲招牌。古人爲後人誤用。往往類此。

縱橫固非治本之道。以云治標。則雖有智者。亦不能更易。一說以善其後也。梁襄王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於一。」如六國合力以拒秦。秦兵不敢東出。而天下安。秦聯五國以攻一國。以次蠶食。天下爲一。則亦免於兵爭之苦。如此則天下定矣。惟以時君之多欲。與策士之

無行。雖暫定於一時。亦未能永息干戈耳。治標之策。所以異乎孟子之言者。在此。

鬼谷子之術。大意如此。而運用之者。要不外乎口舌之巧妙。蘇秦張儀之口。可謂巧於運用者。雖由天才。想受鬼谷子之教。亦不少。吾國雄辨學之初祖。必推鬼谷子。惜不傳於後世也。

### 第三章 說秦

蘇秦之世。周天子尚在。而秦又周人也。乃就近求見周顯王。顯王左右以秦浮說多不中世務。輕之。勸王弗用。蓋恐蘇秦見用。舊時人物。失其勢位。猶漢廷之沮賈誼耳。賈誼洛陽少年漢文帝愛其才而蘇秦進身之始不曳裾於七國絳灌諸大臣交言其短遂不見容而蘇秦進身之始。不曳裾於七國之廷。說當代之雄主。而求容於辱王。亦不識時務甚矣。然蘇秦豈真不識時務哉。其意蓋欲奉成周之共主。以號令諸侯。而奏一匡天下之效。無如周之不能用也。

蘇秦念天下之名分在周。而大勢則在秦。既不得志於周。則西行至秦耳。然周秦相去。有水有河。洛之阻。陸有崤函之險。必備舟車輿從。而後可行。秦雖意氣慷慨。非憚於冒險者。然又安能布衣韋帶。敝車瘦馬。以庭說赫赫之秦王哉。家貧旅費無所措。久之乃得成行。



蘇秦之入秦也。適當秦惠文王名即位之初。商鞅于商又號鞅。因封被誅。尙未有代之者。蘇秦以爲有機。可乘。私心竊喜。乃以連橫之術說之曰。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皆古國名。今四川保寧順慶慶州重慶及瀘州等處。皆蜀地。漢中

今陝西漢中縣在秦之西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故曰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胡樓煩林胡之類。出貉

皆說以馬名。之用。南有巫山。山在今四川巫山縣。自巫峽東至西陵峽。皆連

有上黔中。及今湖北公安常陽沅陽皆古黔中地。華容之限。黔秦故楚地。皆不東有殽。有殽

二東殽。西殽是也。相距三十五里。地函也。今陝西靈寶縣有洪澗。古函谷關

皆險絕。在今永寧陝州渾池縣界。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士奮

從楊侯言。徒不見日。漢武元鼎三年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能奮

擊者以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

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伐。道

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是時秦新誅商鞅。疾辨士。故弗用也。

蘇秦千里而來。志在必成。豈肯一擊不中。卽萌厭倦之心。而騫然遠引者。乃復上書曰。

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

名國

黃帝伐涿鹿而擒蚩尤。

黃蚩尤

時諸侯無道。黃帝與大戰于涿鹿之野。殺之。

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

音恭

湯伐有夏。文王伐

崇。

崇侯虎。紂之卿士。導紂爲惡。文王故伐之。

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烏有不戰

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縱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旣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辨言偉服。偉服。儒者盛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

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也侵凌也服萬乘也敵制海內子元元元善也民性皆善故稱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惜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辨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批評

趙策蘇秦說李兌曰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送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案兌殺主父時蘇秦已死久矣史遷謂世言蘇秦事多異異時事有類此者皆附之秦卽此類也

蘇秦見周顯王必有所說史策未載今不可知矣周制重世祿蘇秦起自布衣家世微賤故左右輕之勸王弗用謂其不知世務者特託詞耳

蘇秦豈不知周室已衰一姓不能再興而貿然說之蓋以身名未顯遽出說大國之君恐不足當其一盼故先自小國起耳稍積資望更爲擇木之計此蘇秦慎於進身之意也

初說秦王書史記廬取數句國策載其全文今讀之則立意無非主戰與當時之所謂策士口吻者迥乎未合語亦直率無開闔擒縱之勢宜秦王之不爲動也

#### 第四章 說燕

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乃不得不去秦而歸矣當蘇秦失敗於周天子之時難免不爲家人所笑故憤而赴秦以爲秦庭之明自不如周人之暗方其乘肥馬衣輕裘歷百二之山河而至於秦也意氣慷慨以爲憑三寸之舌君臣相遇致身通顯他年衣錦還鄉豈猶舊日之蘇秦哉親戚故舊會當刮目相看耳

不意時會未至。則壯士無顏。徑路未通。則英豪坐困。乘興而去者。竟敗興而歸矣。此時也。蘇秦則羸膝履躄。羸。纏也。膝。束脛斜幅。自足至膝。便于草履。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蓋狀有愧色云。

蘇秦一己之無聊。既若是其甚矣。而又足重蘇秦之抑鬱者。更



有其家人歸至家。父母見之。默不與言也。嫂見之。飢不爲炊也。其妻方織。見之亦不下紉也。其他鄰里朋舊相遇之間。態度落寞。自不待言矣。

蘇秦至此。乃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涔涔然流至足下。奮然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彼於失敗之餘。不怨天。不尤人。惟知反躬自責。其進行之積極自治之嚴厲。迥非常人可及。宜乎有志者事竟成也。

如此者。期年。自謂揣摩成熟。竊自喜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思及鋒而試。償其素志。惟於周於秦。皆無所遇。紛紛六國。何者。爲託迹之所。此時趙肅侯在位。有賢聲。蘇秦遂東之趙。

趙相奉陽君者。趙王之弟也。方惡遊士。故蘇秦在趙。又不遇。乃北之燕。求見燕文侯。經年猶不得見。金盡。裘敝。無異在秦之時。旅舍主人哀之。貸與百錢。乃得。

支持會文侯出獵。蘇秦伏於道左。再拜奉謁。文侯知其名。甚喜。曰：「洛陽蘇季子。寡人聞之久矣。何不早來庭見。而自屈至此。」蓋蘇秦之事。悉爲左右所蔽。而竟不知也。藉非道見。則又不知羈旅。至於何時。侯門如海。可勝嘆哉。文侯與蘇秦並載還朝。問以時事。蘇秦條陳其說如左。

燕東有朝鮮遼東。

遼東今奉天府地。

北有林胡。

今陝西榆林鎮東北。四百五十里。所有勝州城。東北臨黃河。戰國時林胡所居。

樓煩。

樓煩國在今山西代縣雁門關北。

西有雲中。

今勝州。九原。今黃河東北岸。古鄂爾斯地方。南

有滹沱。

水名。出山西繁峙縣東南。流至文安入海。易水。源出易縣。西北合滹沱河。

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

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

南有碣石。

戰國時有四碣石。此蓋平州之碣石。古大河入海處。

門。

山名。雁之出因以名。今代縣北三十里。

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

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

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

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